

琐兮尾兮，流离之子

——《诗经》中的流寓书写

王山青

(滁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安徽 滁州 239000)

摘要:《诗经》是我国诗歌的开端,亦是流寓文学的源头。《诗经》中有39首诗为流寓文学作品,占总作品的13%。这些诗歌反映的流寓现象,按流寓规模分为族群流寓与个体流寓。诗中流寓者形象上到诸侯、公卿、战士,下到平民,多以男性为主;流寓原因多为战争、徭役、虐政、避难、仕宦等。这些流寓作品体现了丰富的情感。在表现手法上,使用了起兴、对写法、问句法,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 《诗经》; 流寓; 对写法; 鸿雁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639(2023)05-0008-10

对于“流寓”一词的解释,《辞源》释为“流落他乡居住”^{[1]2372},如《晋书·范宁传》载:“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挾注本郡。”^{[2]1321}《辞海》释为“寄居在异乡”^{[3]2468},如《周书·庾信传》载:“时陈氏与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4]498}《汉语大词典》则释为“亦作‘流寓’,流落他乡居住或流落他乡居住的人”^{[5]1271},如《后汉书·廉范传》载:“范父遭丧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年十五,辞母西迎父丧。”^{[6]740}此处的“流寓”为“流落他乡居住”,可作为动词;又如《宋史·陈亮传》载:“三十年之余,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7]10086}此处的“流寓”为流落他乡居住的人,可作为名词。

综上所述,“流寓”作名词,意为流落他乡居住的人;作动词讲,当是流落他乡居住的行为或状态。

既要体现“流”,流动,流落他乡,也要体现“寓”,寄居。所以“流寓”即为流落他乡居住的状态或流落他乡居住的人,举凡“流人”“流亡”“流奔”“流居”“流配”“流逐”“流徙”“流贬”“流散”“流落”“流黜”“流谪”“流离”“贬谪”“迁谪”“羁旅”“行役”“移民”等有流落他乡居住的行为或状态的都为流寓。《邶风·旄丘》中有诗句“琐兮尾兮,流离之子”,其中有“流离”一词,方玉润《诗经原始》释:“流离,飘散也。”^{[8]140}“流离”有飘散流亡的意思,属于“流寓”范畴。流落他乡居住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或战争、徭役、虐政、避难、仕宦等。流寓文学是因流寓而产生的文学,《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开端,亦是流寓文学的源头。

一、《诗经》中的流寓作品与现象

《诗经》305篇诗,其中有39首为流寓文学作品,占《诗经》所有作品的13%。主要存在于十五

收稿日期:2023-08-3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流寓文学理论研究”(21AZD132)。

作者简介:王山青(1988-),男,河南信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流寓文学。

国风、小雅、大雅中，分别为周南（2首）：《卷耳》《汝坟》；邶风（6首）：《击鼓》《雄雉》《式微》《旄丘》《北风》《二子乘舟》；鄘风（1首）：《定之方中》；卫风（3首）：《河广》《伯兮》《有狐》；王风（4首）：《黍离》《君子于役》《扬之水》《葛藟》；齐风（1首）：《甫田》；魏风（1首）：《陟岵》；唐风（2首）：《杕杜》《鸛羽》；秦风（1首）：《小戎》；郇风（1首）：《匪风》；豳风（1首）：《东山》；小雅（14首）：《四牡》《采薇》《出车》《杕杜》《鸿雁》《黄鸟》《小弁》《蓼莪》《四月》《小明》《菀柳》《绵蛮》《渐渐之石》《何草不黄》；大雅（2首）：《绵》《公刘》。

《诗经》流寓作品中的流寓现象按流寓规模分为族群流寓与个体流寓。族群流寓的作品有“大雅”中的《公刘》《绵》，“邶风”中的《定之方中》，而其他作品都为个体流寓。《大雅·公刘》记叙周人先祖公刘带领族人由邠迁居豳地，并在那里建立家园的经历。公刘为何带领族人迁徙到豳地？《毛传》载：“公刘居于邠，而遭夏人乱，追逐公刘，公刘乃避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民邑于豳焉。”^{[9]394}《史记·周本纪》载：“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10]82}《史记·刘敬列传》载：“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邠，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10]2097}以上可知，公刘带领族人流徙豳地，一方面是为了躲避战乱，另一方面则为修后稷之业，扩大农业生产。《大雅·绵》记载的是数百年后古公亶父领导族人从豳迁到岐，并在岐创下周王国基业的伟大历程。古公亶父作为周王国的建立者，也是周部族的民族英雄，在周部族的历史上厥功至伟。诗中详细叙述了古公亶父带领族人由豳迁至岐的经过及其开创周族基业的过程。古公亶父带领族人迁岐的原因，孟子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11]37}（《孟子·梁惠王下》）又据《史记·周本纪》载：“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

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10]83}另外，《史记·刘敬列传》载：“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马箠居岐，国人争随之。”^{[11]2097}上述可知，古公亶父带领族人迁岐，是为了躲避“戎狄”的侵扰。“戎狄”贪得无厌，“欲得财物”“欲得地与民”，古公亶父为了保护族群而不得已放弃故土，寻求新的家园。周民族正是在族群地迁徙流寓中不断发展壮大的。《邶风·定之方中》是赞美卫文公带领卫国遗民辗转流徙，最终寓居楚丘重建卫国的诗歌。《诗经注析》引毛诗序：“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悦之，国家殷富焉。”^[12]总之，《诗经》中的族群流寓多为了逃避战乱，寻求族群的生存与发展。

个体流寓作品中流寓者的形象上至公卿、战士，下至平民。如《小雅·四牡》《小雅·四月》《小雅·小明》中的形象多为公卿，《四牡》是出使官吏思归的诗，《四月》是被放逐的小官吏诉说行役之苦和忧世之情的诗，《小明》是官吏自述久役思归及念友的诗，诗歌都诉说着流寓带来的复杂情感。《诗经》中的流寓者以战士和平民的形象居多，他们多为男性，多因战争、徭役等原因流离失所，如《邶风·击鼓》中“从孙子仲，平陈与宋”的思归战士，《卫风·伯兮》中“为王前驱”的战士，《小雅·采薇》《小雅·杕杜》中因“王事靡盬”无暇休息的战士和久役未归的战士等；《唐风·鸛羽》中因“王事靡盬”而久役不归的平民，《邶风·旄丘》中的卑微渺小、流离失所的“流离之子”等。

族群流寓的作品多出现在史诗中，在《大雅·公刘》《大雅·绵》中，周民族几次遭遇生存危机，当生存与发展面临困境时，他们不得不离开故土，开辟新的家园。如公刘时代“公刘乃避中国之难”“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中国之难”主要在于戎狄的侵扰。古公亶父时期面临相同的生存困境：“居邠，狄人侵之”“戎狄攻之，欲得财物”。

《庸风·定之方中》中赞颂的卫文公，他的国人也曾面临生存危机。卫懿公九年（前660），狄人攻卫，卫国灭亡，卫国遗民遂辗转流徙，后在齐国齐桓公的帮助下，卫文公率领族人由漕邑迁于楚丘，励精图治，使卫国日益强盛。族群流寓在规模上，人数众多，都是族群的大规模流徙，在流徙的过程中，他们有强有力的领导者，其内心深处始终呈现出一种“不得已”。

《诗经》中的个体流寓者有仕宦的官吏、有服役的战士、还有服徭役的平民。多为家庭中男性，作为国家的一员，他们不得不服从君主的命令，去完成相关徭役。他们的流寓行为也是一种被动的、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

二、《诗经》流寓作品的情感书写

（一）流寓者对故乡及亲人的深切思念

“流亡是强权政治将个体从原有群体强行剥离、驱逐的一种状态，在时空的双重逼迫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要求回归便成为流亡者的永恒渴望。”^[13] 《邶风·击鼓》中“从孙子仲，平陈与宋”的卫国戍卒因“不我以归”而忧心忡忡。《邶风·式微》中苦于劳役的平民发出了“式微，式微，胡不归”的呐喊，抒发了有家难回的愤慨。《卫风·河广》中，流寓到卫国的一位宋人，极言黄河不广，宋国不远，一个早晨的时间就可到达对岸，表现对思归的极度渴望，虽然“一苇杭之……跂予望之”，却不能如愿回归宋国，充满失意之情。《王风·扬之水》中戍边的将士同样发出“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的渴望。另外，《诗经》中既有表现士兵、平民思归，也有表现流寓的贵族官吏思归的作品。如《小雅·四牡》中出使的官吏思归：“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小雅·小明》中也是官吏自述久役思归：“我征徂西，至于芜野……岂不怀归？畏此罪罟！”

流寓者流落他乡，被迫与亲人分离，时时刻刻牵挂着故乡的亲人，《诗经》流寓作品中充满这样的情感。《唐风·鸛羽》中，因“王事靡盬”久役不能归家的流寓者，无时无刻不思念着家中的父母：“父

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诗中的流寓者抬头遥问苍天，自己何时才能回归家乡，侍奉自己的父母，表现出他们向往安居乐业、全家团聚的生活。

《邶风·匪风》是写游子思乡的作品。诗中游子感受风“匪风发兮”，看到车“匪车偈兮”，再回顾走过的路，内心充满忧伤。“谁将西归？怀之好音”，渴望有人能回到西方，带给家乡亲人自己平安的音讯。《小雅·蓼莪》是苦于服役的流寓者悼念父母的诗。诗中以“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起兴，哀叹自己父母的辛苦。由于久役于外，不能侍奉父母，不能为父母送终，诗中甚至发出了“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的感叹，痛恨自己久役贫困，不能在父母生前尽孝养之责。

（二）故乡亲人对流寓者的深切思念

《诗经》中的流寓者因战争、徭役、避难、仕宦等各种原因而流落他乡，与亲人分离。《周南·卷耳》是一首妇女思念远行丈夫的诗歌。诗从对面着笔，想象远行的丈夫登山喝酒，马疲仆病，思家忧伤的情景。《邶风·雄雉》是一首女子思念从役于外的丈夫的诗歌。诗中以“雄雉于飞，泄泄其羽”起兴，象征丈夫流寓他乡。女子“我之怀矣，自诒伊阻”，她如此思念夫君，空自忧伤。《邶风·二子乘舟》中，流寓者乘舟远行，留给家人无限的挂念：“愿言思子，中心养养……愿言思子，不瑕有害？”希望远行的人不要在流寓途中遭受祸害，希望他们早日回来。《卫风·有狐》是一首女子忧念其流离失所的丈夫的诗。诗中以“有狐绥绥，在彼淇梁”起兴，充满对流离失所的丈夫无裳、无带、无服的担忧。《王风·君子于役》中，女子看到“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景象，触景生情，想到久役不归的丈夫，充满思念。《小雅·杕杜》中“有杕之杜，有睆其实”以特立孤生茂盛的杜梨树起兴，揭示“王事靡盬”而致丈夫久役不归，导致妻子“女心伤止”满心忧伤。

（三）流寓者漂泊异乡的无助感

流落到异乡，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流寓者在异乡常常陷入生存困境之中而得不到他人的救助，

体现出漂泊异乡的无助感。《邶风·旄丘》中，流亡到卫国的平民渴望卫国贵族救济却愿望落空。“琐兮尾兮，流离之子”，渺小而又卑微的流离失所的平民渴望得到“叔伯”的救济，他们却“褻如充耳”，趾高气扬听不见。《王风·葛藟》是流亡他乡者求助不得的哀怨诗，同《旄丘》描写的情况相似。诗中流寓异乡者，即使“谓他人父”“谓他人母”“谓他人昆”，称别人为父、母、兄弟，想乞求一点同情和救济，也是无济于事。《唐风·杕杜》是一首乞食者之歌，诗中“独行踽踽”的流浪者求助行人而不得。“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饮焉？”他自伤失去了兄弟，虽有很多与他同行的人，但谁也不愿亲近他、援助他。《小雅·小弁》的作者被父放逐无处诉苦，只能在诗中抒发自己无罪遭逐的无助与愤慨：“我独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忧矣，云如之何？”心中的忧伤就像“怒焉如捣”，如棒槌捣心一般痛苦，形象生动。《小雅·四月》是小官吏诉说行役之苦的诗歌，诗中诉说夏季“六月徂暑”的酷热，秋季“百卉具腓”的凄凉萧瑟景象，冬季“飘风发发”寒风呼啸的气候，饱含了行役的艰辛与无助。总之，流寓者离开故土，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其无依无靠的无助之感便会油然而生。

（四）流寓者的归来之乐

《诗经》流寓作品中也有表现流寓者归来时的喜悦心情。如《小雅·出车》中充斥着流寓者胜利归来的喜悦。诗中的流寓者是一位战士，他随南仲出征，南仲有伐玃狁之功劳：“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玃狁于襄。”赫赫有名的南仲在战场上一举战胜玃狁，深受士兵的爱戴，他带领士兵们凯旋，诗中充满欢快的气氛。《豳风·东山》是一首远征士卒在归途中思家的诗歌，其中蕴含着悲喜交加的复杂情感，但喜胜于悲。诗中“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表现这位远征的士卒对自己成为一名普通的自由人，终于可以穿上普通人的衣服，无需再衔枚行军的喜悦。“蜎蜎者蠋，烝在桑野”，以山野之蚕休息

于野外的桑树上体现出自由的欢愉。诗中的士卒在归途中又想象自己的妻子“洒扫穹窒”等待自己回家，又回忆自己迎娶妻子时的欢乐场面“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如今马上就可以与妻子重逢，其心中自然是激动与兴奋的，表现出流寓士卒的归家之乐。

三、《诗经》流寓作品的艺术书写与流寓者情态的互为映照

《诗经》中流寓作品的艺术书写，以比兴为主，尤其是其巧妙的比拟和天气的渲染及动植物意象的独特起兴，将流寓者的心态、情感和生活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对写作手法的精妙运用和问句的大量使用，让流寓者内心的无奈与哀愁更显深刻与悲戚，也让流寓作品诗意浮现。

（一）巧妙的比拟和天气的渲染

《诗经》流寓作品中出现了很多巧妙的比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对思妇情态的精彩刻画。如，《周南·汝坟》中的“未见君子，惄如调饥”，以没吃早饭来形容一个女子对丈夫的深深思念，将日常生活中的饮食感受与女主人公的情感状态巧妙结合，使读者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其相思之苦。又如，《卫风·伯兮》中以“首如飞蓬”四字，便让一个丈夫流寓在外，自己独守在家、无心打扮的思妇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眼前。

类似的比拟还出现在《王风·黍离》中，如“行迈靡靡，中心如醉”，以醉酒后的状态，比喻流寓者心中的烦乱。“行迈靡靡，中心如噎”，以食物塞住喉咙的窒息感比喻流寓者内心深重的忧愁。除了以日常生活的感受进行比拟，还有用日常生活用品进行的精妙形容。如《小雅·蓼莪》中的“瓶之罄矣，维罍之耻”，以日常盛液体的瓶和罍的空空如也比喻流寓者因无力终养父母而备感耻辱，写出了流寓者生活的艰辛和悲惨不幸的命运。此外，天气的渲染，也更加突出了流寓之苦。如《豳风·东山》中的“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重章叠唱，反复吟咏，以归家时的濛濛细雨比拟流寓之苦。

又如《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往返之时的天气对比，来渲染诗歌主人公长年在外征战的饥渴难耐和没有穷尽的流寓生涯。再如《小雅·渐渐之石》中的“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离于毕，俾滂沱矣”，以天降大雨，预示困难重重的东征之路。

（二）动植物意象的独特起兴

1. 植物意象

无物依附的“葛藟”。如《王风·葛藟》中“绵绵葛藟，在河之浒。”《郑笺》曰：“葛也，藟也，生于河之厓，得其润泽，以长大而不绝。”^{[9]102}《诗经原始》释：“葛藟本蔓生，必有所依而后附，今乃在河之浒与涘漭，无乔木高枝以引其条叶，虽足自庇本根，而本根已失，奈之何哉？故人一去乡里，远其兄弟，则举目无亲，谁可因依？”^{[8]199}《周南·樛木》中“南有樛木，葛藟累之。”《郑笺》言：“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累而蔓之。”^{[9]8}以上可知葛即葛藤，藟“似葛之草”。如《易·困》“困于葛藟”，孔颖达疏言：“葛藟，引蔓缠绕之草”；程俊英释：“葛藟，蔓生植物名，野葡萄。”^{[14]111}说明葛藟这种植物有藤，需要依附他物生长。《王风·葛藟》是一首流亡他乡者求助不得的怨诗。诗歌以葛藟在河之浒、涘、漭的状态，象征流离失所者，漂泊无依，想依附他人而不得，无依无靠的状态。因此，“葛藟”意象是流寓者漂泊无依的象征。

孤独无亲的“杕杜”。如《唐风·杕杜》中“有杕之杜，其叶湑湑……有杕之杜，其叶菁菁。”《毛传》释：“杕，特生貌，杜，赤棠也。”^{[9]153}程俊英释：“杕，孤生独特貌，有杕即杕杕。杜，即甘棠，又名杜梨、棠梨。”^{[13]342}可知，有杕之杜为孤生独特的棠梨树，“湑湑”“菁菁”为树叶茂盛貌，流寓他乡者见到孤生独特的赤棠树尚且有茂盛的枝叶保护，感慨自己的孤独无亲，还不如杕杜。诗中以孤立的赤棠树起兴，象征着流寓者的孤独。又如《小雅·杕杜》中“有杕之杜，有皖其实。……有杕之杜，其叶萋萋。”“有皖”，为皖皖，果实众多貌；“萋萋”，茂盛貌。《毛传》曰：“杕杜尤得其时蕃滋，役

夫劳苦，不得尽其天性。”^{[9]222}陈奂传疏：“有皖其实，喻子孙众多也。其叶萋萋，喻室家盛也。皆天性之事。今役夫在外，不得尽天性，是杕杜之不如也。”^{[15]517}以上表明流寓者在外，没有依靠的亲人，只能独自忍受孤独。因此，“杕杜”意象象征着流寓者的孤独。

乡愁意蕴的“黍稷”。《毛诗》以为《王风·黍离》是东周大夫行役路过西周宗庙，看到宗庙尽为黍稷，悲悼西周覆亡之作。但从诗中看不出有凭吊故国之意，《王风·黍离》应为流寓者离开故都远行之时，难舍家园，抒发心中痛苦的诗歌。在诗句“行迈靡靡，中心摇摇”中，“行迈”为远行之意，“靡靡”为行走缓慢的样子。可知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流寓者，他将离开都城远行却又不忍离去。诗中以“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起兴。“黍”，为糜子，种子称小米；“稷”为高粱，两者都是粮食作物。流寓者即将离开远行之时，看到故国茂盛整齐的“黍稷”，顿时产生不舍之情。“中心摇摇”“中心如醉”“中心如噎”体现出作者离乡时矛盾痛苦的心情。如《唐风·鸛羽》：“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蓺稷黍”为种植稷黍，种植稷黍是为了孝敬父母。“黍稷”的种植可引申为孝敬父母之意。正如《毛诗·名物解》卷三所言：“凡言黍稷者皆有念父母之意。”流寓者被迫流寓他乡，无法回故乡孝养父母，因此，“黍稷”意象蕴含了浓郁的乡愁意蕴。

留恋意蕴的“柳”和王政暴虐意蕴的“菀柳”。“柳”意象如《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柳”与“留”谐音，经常暗喻离别。“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中的“依依”，为树枝柔弱，随风摇摆的样子。垂柳“依依”之貌与流寓者离别之际的依依不舍的情感是一致的。“柳”又多种植于檐前屋后，“桃李罗堂前，榆柳荫后檐”，“柳”也常作故乡的象征。游子思乡是文学作品中亘古不变的主题，所以“柳”被赋予了缠绵不绝的情思，在后世的名篇佳作中俯拾即是。如“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王维《渭城曲》）“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志南《绝句·古木阴中系短篷》）

另外，《小雅·菀柳》中还有“有菀者柳，不尚息焉。”其中的“菀柳”为枯萎的柳树。诗人以枯柳之难以庇荫，暗喻幽王之暴虐无亲。诗中无端被放逐的流寓者，曾被周王信任，商议过国政，却被撤职流放，心中充满怨愤之情。所以，《诗经》流寓作品中“柳”意象象征流寓者离乡时对故乡的留恋，而“菀柳”则象征王政的暴虐。

2. 动物意象

《诗经》流寓作品中的动物意象主要有雉、狐、乌鸦、鸿雁、黄鸟等。

志在远方的“雉”。如《雄雉》是一首女子思念远行丈夫的诗歌。诗中首章以“雄雉于飞，泄泄其羽”起兴，次章以“雄雉于飞，下上其音”起兴。女子看到雄雉在空中自由地飞翔，听到其欢快的鸣叫声，而联想到丈夫流寓他乡，既见不到人，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内心充满思念。方玉润《诗经原始》言：“雄雉者，雄飞之象也，而雉又有文采，可以章身，故取以喻丈夫之有志高骞而欲显名当世者，非男女雄雌之谓也。”^{[8]132}“雄雉”象征着女子的丈夫。“雄雉于飞”象征女子的丈夫流寓他乡。“泄泄其羽”“下上其音”表现女子渴望看到其夫的情态、听到丈夫的声音。

暴虐、徘徊的“狐”。如《邶风·北风》是人民不堪卫国虐政，招呼朋友共同逃亡的诗歌。诗末章以“莫赤匪狐，莫黑匪乌”起兴，据孔颖达《毛诗正义》释：“狐色皆赤，乌色皆黑，以喻卫之君臣皆恶也。”^[16]诗中以赤狐、黑乌比喻暴虐君臣“为恶如一”，表现逃离的流寓者对卫国统治者的怨恨。又如《卫风·有狐》是一首女子忧念其流离失所的丈夫无衣无裳的诗歌。诗中每章以“有狐绥绥”起兴，分别揭示狐“在彼淇梁”“在彼淇厉”“在彼淇侧”。诗以狐作比，狐性善疑，虽曰在淇梁、淇厉、淇侧，而终迟疑不渡。诗中以狐狸的迟疑、徘徊状态比喻女子忧念她流离失所的丈夫的复杂情感。

孤独的“鸿雁”。如《小雅·鸿雁》：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
爰及矜人，哀此鳏寡。

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之子于垣，百堵皆作。
虽则劬劳，其究安宅。

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
维彼愚人，谓我宣骄。

这是一首流民自述悲苦的诗。诗每章开篇都以“鸿雁于飞”起兴，首章以鸿雁肃羽而飞，象征流民远行的辛劳。次章以鸿雁“集于中泽”起兴，引出流民得其所止、筑室以居，虽然辛苦但终获安定。末章以鸿雁哀鸣起兴，流民以鸿雁哀鸣自比，那些通情达理的哲人知道我的辛劳，那些愚人谓我宣骄，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自此，鸿雁与流民、流寓者紧密联系在一起，“鸿”亦成为流民的象征。后世文人墨客在流寓过程中，不自觉地自比鸿雁，如宋代苏轼“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澠池怀旧》）“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次韵法芝举旧诗》）苏轼一生的仕宦生涯中，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流寓中度过。在其诗歌中，他以“鸿”喻己，用“飞鸿”“孤鸿”“归鸿”来象征自己流寓人生的三种状态，很好地展现了其心灵世界的变迁。^[17]

贪婪、自由的“黄鸟”。此意象见于《小雅·黄鸟》《小雅·绵蛮》中。

《小雅·黄鸟》是一首流亡异国者思归的诗。朱熹《诗集传》：“民适异国，不得其所，故作此诗。”^{[18]163}诗每章都以“黄鸟黄鸟”起兴，通过诗中“无啄我粟”“无啄我粱”“无啄我黍”可知，黄鸟就如同《魏风·硕鼠》中的硕鼠一样，喜欢偷食人们的粮食，遭到人们的厌恶。诗歌中“此邦之人”点明了歌唱者是来自异国他乡的流寓者，他们来到“此邦”，“此邦之人”却不肯很好地接纳他们、不与他们和睦相处。他们最终产生了“言旋言归，复我邦族”与亲人团聚的愿望。此诗中的黄鸟就像硕鼠一样贪得无厌，象征着“此邦”中不劳而获的统治者，是人们憎恨的对象，也体现出流亡异乡人们的悲惨遭遇。

《小雅·绵蛮》是一位行役的人道遇一位大臣，

他们二人对唱的诗歌。诗歌每章以“绵蛮黄鸟”起兴，黄鸟“止于丘阿”“止于丘隅”“止于丘侧”。《郑笺》言：“止谓飞行所止托也。兴者，小鸟知止于丘之曲阿静安之处而托息焉，喻小臣择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属焉。”^{[9]346} 诗中以“绵蛮黄鸟”起兴，“绵蛮”，小鸟貌。此鸟可以随意止息，自由自在地停在丘阿、丘隅、丘侧，而诗中流寓者却在长途跋涉，为了不误行期仍要艰难行进，即使身疲力乏也不能停下脚步，有人不如鸟的叹息。此处“黄鸟”的自由自在象征着流寓者的理想，他渴望能像黄鸟一样随时止息地生活。

（三）对写法的精妙运用

对写法又称为主客移位法，是《诗经》首创的诗歌表现手法。如《魏风·陟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

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

这是一首流寓者思念家乡的诗歌。诗分别以登上“岵、屺、冈”，瞻望“父、母、兄”，抒发对家中父亲、母亲、哥哥的思念。但却不直接抒写自己是如何思念他们的，而是想象父亲、母亲、兄弟对自己的挂念叮嘱：“嗟！予子、季、弟行役，夙夜无已、无寐、必偕”。“无已”为没有停止，“无寐”为无法休息，“必偕”为一定在一起。父母说：孩子啊，你早晚行役于外，真忙碌、真辛苦，都不得休息；哥哥说：兄弟啊，你早晚忙碌，与同伴协作，真伤神。“上慎旃哉”中“上”，同“尚”，尚且；“慎”，小心谨慎；“旃哉”为语气词，无实际意义。父母兄弟都希望他小心谨慎，保护自己的身体。“犹来！”为还能平安归来。“无止”，毋止意，不要停止在外边；“无弃”，毋弃意，不要弃于外；“无死”，毋死意，不要死于外。父母兄弟希望自己能平安归来，不要客死他乡。他们的殷殷嘱托，凝聚着亲人流寓他乡者的挂念和深情。这种对写法比直述法更为

真挚感人。“诗妙在从对面设想，思亲所以念己之心，与临行勗己之言，则笔以曲而俞达，情以婉而俞深。”^{[8]246} 清代沈德潜的《说诗碎语》评价：“三段中但念父母兄之思己，而不言己之思父母兄。盖一说出，情便浅也。情到深处，每说不出。”^{[19]21}

对写法的使用还体现在《周南·卷耳》中，如：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真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瘠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诗第一章“嗟我怀人”的思妇在采卷耳，但心绪不宁，采了又采都采不满浅筐子，只能将菜筐弃在大路旁。第二章开始，不直接写思妇如何思念流寓于外的丈夫，却从想象在外的丈夫如何思念在家的妻子着笔。寓居在外的丈夫骑着马儿登上“崔嵬”“高冈”“砠”，人困马乏。但心中时刻思念妻子，只能借酒消愁。“下三章皆从对面着笔，历想其劳苦之状，强自宽而愈不能宽。末乃极意摹写，有急管繁弦之意。后世杜甫‘今夜鄜州夜’一首，脱胎于此。”^{[8]78} “这种表现手法，为后代诗人开无限法门。”^[20] 这种手法肇始于《诗经》，后世诗人纷纷模仿。如汉代的《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21]28} 诗中“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是从对面着笔，想象游子“望旧乡”思念故乡的亲人，强调了所思之人对自己的挂念。再如魏晋时期的徐干，他的《室思》（其六）末句：“既厚不为薄，想君时见思”^{[22]141} 以对写法直述，既然感情那么深厚不会淡薄，那我想念你时，你也一定在想念我。

对写法在唐诗中被发扬光大。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23]277} 茫茫大海上升起一轮明月，相隔天涯的情人，是否也在与我一同欣赏？远在天涯的情人埋怨漫漫长夜，彻夜无眠，在看到那一轮明月

之时，一定也在思念着我，情感刻画细致入微。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24]独在异乡的诗人，在重阳节之日，倍加思念家人。他想象故乡的兄弟，身上佩戴茱萸登高祈福，却发现少了一人——诗人自己。诗人思念家人，想象兄弟也在思念自己，这种对写手法的使用，使得情感表达委婉曲折，极富艺术感染力。

对写法运用的典范之作，当属杜甫的《望月》：“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25]^[26]此诗与《魏风·陟岵》手法最为接近，全诗都用对写法。诗人困居长安，想念远在鄜州的妻儿，但诗中不直接书写自己的思念，而是遥想鄜州的妻子独自看月思念自己，可怜幼小的儿女，怎懂得母亲思念的辛酸？妻子彻夜未眠，雾气沾湿了她的鬓发，清冷的月光使她的玉臂生寒。尾联句，何时才能团圆共依帷幔，让月光擦干两人思念的泪水，这是诗人与妻子的共同愿望。这首诗歌被历代诗评家推崇。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评此诗云：“心已驰神到彼，诗从对面飞来。悲婉微至，精丽绝伦，又妙在无一字不从月色照出也。”^[26]^[36]

以上可见，对写法确能增强诗歌的情感表现力，对写法的使用也让《诗经》中的流离作品，情感更为深沉和浓厚。

（四）问句的大量运用

《诗经》39首流离文学作品中，使用问句的达24首，占全部流离作品的62%。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这些作品中的问句包括疑问句、反问句和设问句。

1. 疑问句的使用

疑问句，即有疑而问，《诗经》流离作品中，有的是对流离者的发问，希望得到流离者的回答却得不到回应。如《邶风·雄雉》中，女子与流离中的丈夫相隔太遥远，发出了“道之云远，曷云能来”的疑问，表现对丈夫早日回归的渴望。《邶风·二子乘舟》中，诗人挂念乘舟远行的流离者，发出“愿

言思子，不瑕有害”的疑问，表现出对乘舟远行者是否遭祸殃担忧。《王风·君子于役》中，女子思念流离于外的丈夫，发出了“曷至哉”“曷其有佸”“苟无饥渴”的疑问，诗中三个疑问句的运用充分表达了女子对流离于外的丈夫的挂念。《秦风·小戎》中“方何为期”的疑问，女子思念久役于战场的丈夫，盼望他能够早日凯旋。

有的是流离者的发问。如《王风·黍离》中，难舍家园的流离者发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的疑问，向苍天发问，是谁让他流离家园？《唐风·杕杜》中流浪者求助不得，向同行的人发出了“胡不比焉”“胡不佻焉”的疑问，希望得到同行人的怜悯。《唐风·鸛羽》中，久役不归的流离者，发出了“父母何怙”“父母何食”“父母何尝”的疑问，又向苍天发出“曷其有所”“曷其有极”“曷其有常”的疑问，通过章章发问的形式，表达了父母无依无靠，自己对久役没有尽头的不满和愤慨，疑问句的使用大大增强了情感表达的力度。《邶风·匪风》中流离他乡的游子发出“谁将西归”的疑问，希望回到西方的人能够将自己的音讯带给自己的家人。《豳风·东山》中，远征士卒在归家途中发出了“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的疑问，想象与妻子重逢的喜悦，充满对妻子的想念。疑问句的使用，使得情感的表达更为生动急切。

2. 反问句的使用

反问语气的使用，加强了语气，取得了不一样的艺术效果。如《邶风·雄雉》中女子非常推崇自己的丈夫，反问“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强调丈夫的德行高尚，会处处顺当。《邶风·北风》中，脱离卫国的流离者，互相勉励，共同逃亡，有“其虚其邪？既亟只且！”的反问。“其虚其邪”为舒舒徐徐，缓慢犹豫不决的样子，意为岂能犹豫慢慢走？反问句的使用，强调流离者督促朋友快速，疾步逃亡的情形，颇为生动。《小雅·四牡》《小雅·小明》中出使官吏流离他乡，日日思归，发出了“岂不怀归”的反问，难道不想回家吗？表达了诗人对“归”的渴望。《小雅·何草不黄》中，开篇有“何草不黄？

何日不行？何人不将？”三个反问句，表现征夫难逃兵役的现实，点出了流寓者的悲惨境地。

3. 设问句的使用

设问句为无疑而问，自问自答的问句。如《邶风·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中路！”设问“胡不归”，答“微君之躬”，天色昏暗，有家不能回的原因为君主的沉重徭役。一问一答中突出流寓者对徭役的极端憎恨。又如《邶风·旄丘》：“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流寓者盼望贵族救济，设问“何其处也”？

“处”，处所。“何其久也？”“久”，长久。又为其开脱“必有与也！”“与”，指同伴和盟国。“必有以也！”“以”，指原因。姚际恒《诗经通论》评曰：“自问自答，望人情景如画。”^{[27]61}《小雅·采薇》：“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以上设问句，有问有答，突出军旅生活的居无定所。《大雅·公刘》“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设问公刘身上佩带何物件？答有琳琅的美玉宝石，闪亮的佩刀玉鞘，设问句的运用凸显了公刘身份的高贵。又如《卫风·河广》：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

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

两章都为自问自答的设问句式，问“谁谓河广”，答“一苇杭之”“曾不容刀”，强调黄河河道狭窄宜渡，苇筏、小船亦能渡河；问“谁谓宋远？”，答“跂予望之”“曾不崇朝”，强调宋国不远，踮起脚跟就能看见，不用一早就可到对岸，表现对思归的强烈渴望。“第一章飘忽而来，起最得势，语亦奇秀可歌。”^{[8]185}

《诗经》流寓作品中问句的大量使用，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语气，能引人注意，发人深思，更好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活动，增强了诗歌的抒情效果。

四、结语

流寓现象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这种现象就一直存在。流寓是人与地域的一种更为真实的关系^[28]，流寓现象一直

被各种文献所记录。《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的一部分作品记录了发生在西周时期的各种流寓事件。通过对《诗经》中流寓作品的解读，我们能够体会到西周时期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祖先们的丰富情感世界，能够感受到作品中呈现的独特艺术魅力。流寓视角为《诗经》研究打开一扇大门，将不断推动《诗经》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何九盈，王宁，董琨，主编. 辞源：上[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372.
- [2] 房玄龄，等，撰.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99：1321.
- [3]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 辞海：上[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2468.
- [4] 令狐德棻，等，撰. 周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99：498.
- [5]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编. 汉语大词典：第五卷[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1271.
- [6] 范晔，撰.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99：740.
- [7] 脱脱，等，撰.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99：10086.
- [8] 方玉润，撰. 李先耕，点校. 诗经原始[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9] 毛亨，传. 郑玄，笺. 孔祥军，点校. 毛诗传笺[M]. 北京：中华书局，2018.
- [10] 司马迁，撰.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1] 杨伯峻，译注. 孟子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8：37.
- [12] 程俊英，蒋见元. 诗经注析[M]. 北京：中华书局，2017：147-148.
- [13] 尚永亮. 弃逐与回归：上古弃逐文学的文化学考察[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3.
- [14] 程俊英，撰. 诗经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11.
- [15] 陈奂，撰. 滕志贤，整理. 诗毛氏传疏[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517.
- [16] 李学勤，主编. 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73.

- [17] 张学松. 苏轼流寓人生的三个意象[J]. 珠江论丛, 2016 (1): 135-141.
- [18] 朱熹, 集注. 张长征, 点校. 诗集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63.
- [19] 沈德潜. 说诗碎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20: 21.
- [20] 赵逵夫: 心理投影生幻觉——读《魏风·陟岵》[J]. 古典文学知识, 2012 (1): 125.
- [21] 隋树森, 集释. 古诗十九首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28.
- [22] 俞绍初, 辑校. 建安七子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141.
- [23] 张九龄, 撰. 熊飞, 校注. 张九龄集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277.
- [24] 王维, 撰. 陈铁民, 校注. 王维集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3.
- [25] 杜甫, 撰. 仇兆鳌, 注. 杜诗详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263.
- [26] 浦起龙. 读杜心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360.
- [27] 姚际恒. 诗经通论[M]. 顾颉刚, 标点.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61.
- [28] 蒋寅. 一种更真实的人地关系与文学生态——中国古代流寓文学刍论[J]. 中国文化研究, 2012 (3): 19-26.

Humble and Small, We Are Homeless and Helpless: Description on Displacement in the *Book of Songs*

WANG Shanq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Chuzhou University, Chuzhou 239000, Anhui, China)

Abstract: The *Book of Songs* represents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poetry and is also regarded as the source of displacement literature. There are 39 poems about displacement in the *Book of Songs*, which account for 13% of the total works. These displacement conditions reflected in these poems can be divided into group displacement and individual displacement according to the scale of displacement. The images of the wanderers in the poems vary from dukes or princes, ministers, soldiers to civilians and are mostly male. Most of the reasons for the displacement are war, corvee, political abuse, asylum, official affairs, etc. These displacement-related works embody rich emotions. In the way of expression, it adopts “appealing”, “opposite narration” and “interrogative syntax”, showing a unique artistic charm.

Key words: *Book of Songs*, displacement, opposite narration, wild goose

(责任编辑 郭玲珍) (责任校对 肖 峰) (英文编辑 田兴斌)